

与花儿坐一会儿

□周建苗

寒冷的冬天，也是有暖意的。比如怒放的茶花，傲冬而立，欣赏着心便暖洋洋的。比如寒风中走在野外，头上顶着太阳，阳光扑棱扑棱地往衣服里钻，身上便有了温暖的感觉。

闲暇之余，我喜欢往山里走，看看南方满山的绿林，听听鸟鸣，晒晒太阳，慢慢地沿着山腰走走，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，一下子人也变得舒服多了。有时，人生也必须按一下暂停键，如在山中静一静，行一行，与大自然相处一会儿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也甚感有偶得。都来眼前事，知足者仙境，不知足者凡境，能体尘境为真境，是一种偶得吧！

这有如《菜根谭》中所语“人生太闲，则别念窃生；太忙，则真性不见。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忧，亦不可不耽风月之趣”一样，世间有趣，得之者无言，言者未得亦无得，如此而已。山间幽泉，谷壑奇石，皆然别致；鸟

语虫声，花英草地，随处可拥。所有的一切，皆和有缘之人。

从山中来，不经意带走一袖花香，也不忘折几支野山茶花，把这傲冬的花儿带到了家中。有时想想，我也贪心了些。不过爱花之人，像这样的也偶有为之。花瓶空着，等着一束花，就算是这野山茶花，点缀花瓶吧！

花养一年，只开一瞬，我把山野间，含苞欲放的山茶花摘来了。现在只需要插入花瓶，提供足够的水分，它便能够尽情绽放。茂绿的叶子，修去一些，为的是装点更好看些，也为了花蕾能够更好地吸收水分、营养，更易开放。花枝插入花瓶中，似乎我把整个春天都收集来了。剩下的一切，就交给时间了。

一个花瓶，插着一簇花，便能点亮一个人的心情。“得趣不在多，盆池拳石间烟霞俱足；会景不在远，蓬窗竹屋下风月自賒”，栽花种竹，焚香煮茗，闲云野鹤的生活，可以忘我，是这样的吧！

给玉米守夜

□刘源

唱会，大小野物在夜幕里四处游荡。山野之夜，也静，也繁忙。

来到窝棚下，我们会敞开喉咙，先向黑暗中已经混沌一片的山野吼几声：“嗷——嗷——嗷——”

很久之后，对面才传来深沉的闷响：“嗷——嗷——嗷——嗷——”

周围的玉米叶随着回响，轻轻抖动着，如“稍息”之后的军人队列。

我们捡起大块的泥土，分别扔向四面八方，在杂草的簌簌声中，一步一步拾级而上，登上木梯上面的窝棚。钻进窝棚，坐在干草铺上，随手挪过梆梆，拿起短木棒，在梆梆上连续不断地敲起来：“梆——梆梆——梆——梆梆——”

山野寂寂，四野茫茫，单调的梆梆，孤独而凄凉。敲着，敲着，我的意识开始模糊，眼皮开始沉重，接着，世界就陷入了寂静……

远方的篝火弯成许多个S形，蛇一样游动过来，消失在脚下的黑暗中。母亲从茫茫大雪中走来，背上还背着一背篋水查子（火棘）。有锄头刷在石头上的声音传来：

嘎——嘎——

吭哧——吭哧——

那声音就在脚下，伴随着阵阵振

不时，我会搬来一只凳子，挨着花瓶，与花儿坐一会儿，看着花蕾，努力地绽放着花苞，仿佛能听到“叭、叭、叭”响着，听到了春天的声音。似乎是感觉到满室的温暖，花开的声音也越来越响，花蕾挤出了花苞的白色，花瓣也像能动的一样，敞开了自己的亮丽心扉，一瓣一瓣地裸开，裸露出粉黄色的花蕊，太神奇了。

一朵花，美了一个花瓶，也使这个空间有了春的气息。接连而来的第二朵、第三朵、第四朵……争先恐后地，整个花瓶的花绽开了。花开烂漫，人的心情也随之亮丽。外面的寒冷，也似乎离我很远了。

好美的一瓶花儿，不仅美丽，也泛着诗情画意。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欣赏着，遐思着，生活充满着美丽与阳光，充满着希望与追求。

与花儿坐一会儿，在这寒冬里，便会拥有一个温暖的春天。

动，窝棚也在轻轻摇晃。

我一下醒了。

那声音确实从脚下传来，就在三棵杉树的根部，有粗重的呼吸，有撕扯树干的吱吱声，还有一股骚气和恶臭气飘上来。顺过电筒往下一照，树下有一个黑影，一对眼珠在暗夜里格外刺眼，尖尖的嘴唇在树干上啃着，还呼哧呼哧地喘气。

——原来是黑熊。

见光束射来，它老人家不慌不忙地仰起头，对着树上晃了晃脑袋，还伸出胖乎乎的前掌，在树上拍了拍，然后笨拙地转过头，向着黑暗中一步一摇地走去。

那一夜，我再也没有睡。不是没有瞌睡，而是不敢睡。因为，凌晨时分，又有一个家伙光临——野猪。只不过，它只是在树根处擦了擦痒，拉了一泡尿，然后走向远处等着它的十几个伙伴，最终也消失在晨光熹微的山林中了。

第二天下窝棚巡视，我发现玉米被扑倒啃掉了近一亩。有老熊的脚印，更多的是野猪的牙痕。老人们告诉我，幸好你没有下去追赶，不然你早成肉泥了。

是啊，人和动物一样，都有追求温饱的愿望。只不过动物很直接，人类善伪装，更凶残罢了。

祭牙

□朱绍元

很痛，食物一碰很痛，就是不掉，好像很是留恋牙床。爷爷知道后，对我说：“不要去弄，让它自己掉了就好了！”

有一天，在我放牛与顽童玩斗鸡游戏时，这颗牙掉了。我当即拾起牙齿握在手中。几个顽童不明就里，还以为我拾到了什么好东西，追逐了我好几圈，直到我拿出牙齿给他们看才作罢，但是他们又笑话我成了个“缺牙吃”！可能是缺了牙齿没法吃东西的意思。

回到家，爷爷让我把掉落的牙齿交给他。他走到正房的门板后边，踮起脚伸出手，将我的这颗牙齿放到了门板子的上面。

后来，我们在老家重建房屋，拆房那天，我还专门在正房的门板子上面寻找过，但很遗憾没有找到当年爷爷放置的那颗大牙。

“你看，这是你的牙齿！”医生用镊子夹着我口中取出的东西对我说道，我睁开眼睛看见一颗还算清晰的牙齿，回答说：“好的，给我留着！”

在等待麻醉效果消退的时候，我反复看了看从我口中拔出的这颗牙齿，很是心酸：不是我想要丢弃你，而是你执意要招惹同伴，使邻居不能很好地工作和休息。

伴随我几十年的这颗智齿，在断断续续折磨我半年之后，突然让我疼痛难忍，医生说必须要摘除。

回到家里，我将拔出的这颗牙齿放到书桌的格子里，也算是给它一个交待，给自己一个心安了！

我小的时候经常生病，身体发育缓慢，直到很晚才开始换奶牙。在换牙的时候，有颗大牙松动了好多天，用手一拉

三只鸡

□王奕君

那三只鸡，在我儿时居住的北京大杂院里，是一道不伦不类的风景。

那天，妈妈抱回一个大纸盒，打开来，伴随着“叽叽叽”清脆而急切地叫声，六只毛绒绒的小鸡簇拥在一起，欢快地扑打着小翅膀……

“哎呀！”我惊叫一声，仿佛暗淡的生活一下被照亮了。我摸摸这只、捏捏那只，还抓起来看看。妈妈一边泡小米，一边警告我：“快放下，回头让你折腾死了。”

哪料想，妈妈一语成谶。没过几天，那些鸡中只剩下三只幸存。

我们院共有五户人家。院子虽小，可家家都深藏着开疆拓土的野心，盖房的盖房，搭棚的搭棚，把个小院落堆砌得密不透风。我家门前也有一个砖砌的小棚子，平时堆着蜂窝煤、杂物之类。眼见三只小鸡长得飞快，纸盒显然住不下了，我爸就动手将那棚子改成了鸡舍。那三只小鸡喜迁新居时，撒着欢儿奔跑跳跃，相互追逐，尖锐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叽叽喳喳、絮絮叨叨地歌颂着新生活。

白天，爸妈上班，我上学。三只鸡被关了禁闭，熬过漫长的一天。

下午，我一到家，便隔着鸡舍缝隙，朝里张望。三只鸡听见动静，不管横躺的还是竖卧的，都会立刻起身，溜达几步，叫几声。这只是预热，真正的解放，要等我爸妈回来以后。

爸妈进了家门，将鸡舍一打开，三只鸡一齐往前冲，边冲边拼命扑打翅膀。它们一个踩着一个，争抢着向外蹦跳。按个头儿，我给它们排成老大、老二、老三的顺序。

院子虽小，可对于三只鸡来说，简直就是广阔天地。老大闷了一天，出来脑子还是懵的，它溜溜达达，东张西望，显得沉着而冷静。老二出了门就开始撒欢，一路横冲直撞，这里跑跑，那里看看，它懂得及时行乐、享受生活。老三最活跃，奔跑、跳跃、尖叫，都不足以发泄它被长期“关押”的郁闷和憋屈。它专门冲着人多的地方跑，有时突然冲向院子里扎堆玩耍的孩子，惊出一连串尖叫声，有时冲向水池前洗菜的大妈，引来厉声呵斥，它还专门欺负那位七十岁的老大爷，老人家在前面走，它冲上去，先张嘴叨住裤脚，同时张开两个翅膀，快速扑打，整个身形呈欲飞之势。老人欲骂还休地一边朝我们家张望，一边连连说：“这哪行？这哪行啊！”

那段家有“萌宠”的日子，我过得特别充实。每个傍晚，我都会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，看鸡飞鸡跑，直到妈妈将那三只鸡赶回鸡舍，我才悻悻地回屋写作业。

后来我妈嫌太操心，把三只鸡送了人。

几年后，我家搬进楼房。我养了一只猫，我把它宠得在我手心里吃饭，在我被窝里睡觉。偶尔我会想起陪伴过我童年的那三只鸡。可怜那三只鸡，它们既没得到过田园散养的自由，也没能成为真正的宠物。那时的我们，还过着简衣素食的清淡日子，那些鸡不过是苍白岁月的一点调剂而已。

多年后，想起那三只委屈的鸡，心里还会发酸。

祭，我心也安！